

GUSHIHUI



最新休闲故事会系列

故事会

主编 秦长清

爱情故事

* 祸赐良缘 * 吓破胆的恋人 * 恨你没商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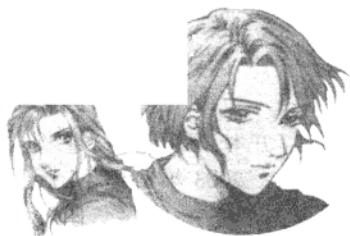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GUSHIHUI

爱情故事

主编：秦长清

爱，拚不得一丝同情。带不来一点强迫。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新休闲故事/秦长清编.——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2003.8

ISBN 7-5371-4519-9

I. 最... II 秦...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5650 号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怀柔金马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32 开 75 印张 1500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

总定价:90.00 元(全套共 10 册)

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爱情故事

爱，挣不得一丝周旋，带不得一点强迫。

目 录

- 纯洁初恋有一纸伤心的合同…………… (3)
- 祸赐良缘…………… (17)
- 有个女孩叫玫瑰…………… (26)
- “交易”爱情…………… (30)
- 外遇…………… (38)
- 吓破胆的恋人…………… (48)
- 洋妞择婿…………… (54)
- 金凤与银凤…………… (63)
- 笔帽奇缘…………… (88)
- 心中的天平…………… (97)
- 一封寄错了的信…………… (102)
- 公主难嫁…………… (111)
- 以目传情…………… (121)
- 两进洞房…………… (128)
- 迟到的悔悟…………… (140)
- 让你亲个够…………… (149)
- 泪洒情场…………… (161)
- 恨你没商量…………… (177)
- 爱情不是墙头草…………… (187)
- 妙龄女郎 豪赌青春…………… (196)

不知道这是不是变态	(205)
难唱的恋歌	(218)
丑汉艳遇	(228)

独子篇



我的孩子怎么老长不胖



餐厅一角



明天要测试



谁叫囡囡洗碗的?



儿子体育不及格

球热



监护



待聘



纯洁初恋有一纸伤心的合同

八年前，李茵小姐（化名）曾受聘于地处南充市的一家西南最大规模的绵纶厂，为德国专家作翻译，那时她年仅22岁，刚从上海外语学院毕业不久。在任翻译期间，她还自愿充当了另外一个角色——德国专家的临时夫人。1996年夏，我曾与其偶遇，间接而谨慎地问起此事，被谓之“无聊”。1999年春节前夕，在一个朋友家中，我又邂逅于她。在她清澈的明眸里，我发现了一种隐匿得很深的忧郁。在我的诚心相语和朋友的帮助下，她终于向我述说了她心中的秘密。当我问她介不介意使用真实的工作单位名址时，她没说什么，只是漫不经心地摇了摇头。

深圳际遇

我的老家在岳池县（四川）的一个深山沟里，家境非常贫寒，父亲因病，在我读高中时就去世了。我在家中排行老三，是个独女，上面是两个哥哥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。大哥已结婚另安家了。二哥有点游手好闲，属于大事做不了、小事又不想做的那种人。所以母亲带着我们，生活十分艰难。我能顺利地考上并读完大学，全靠我那个有木工手艺的大哥，没有他的支持，我不可能坚持完成我的学业。所以对我大哥，我总怀着像对待长辈一样深重的敬

爱之情。

读大学时，我主修的是英语专业，但我对德语和法语也很有兴趣，所以我在这两门语种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。我一个从贫困山村出来的学生，置身上海那样的大都市，惟有倾心地埋头学习，才能使我忘却因贫困滋生的自卑感。我很高兴用这种方式来平衡自己的心理。所以，我的主修课和选修课的成绩都很好，还没毕业，来校考察的深圳一家合资公司就看中了我；同时，上海进出口公司也向我发出了邀请。

毕业后我毅然到了深圳，因为，那家公司给的待遇比在上海高出了五倍。没钱的生活我是深有体会了，既然有一个能挣钱的工作，我怎么能放弃呢？你可能不相信，读大学时，我穿的最好的衣服，就是一件价值46元的白色连衣裙，那还是我帮一家打印室校对英文稿攒来的钱。有时，在五光十色的人群中间，我真的感到自己就像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。在上海四年，我几乎没逛过一次商场，因为去了，也只会加深我的自卑和失落。所以，到了那家公司后，我竭尽全力地投入工作。当我第一次领到二千多元的薪水时，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在寝室里，我竟然无法控制地流下泪来了，心中很兴奋很激动，感到自己的寒窗之苦没有白费。不像办公室那个整天迈着猫步的女子，靠的是脸蛋和腰身来闯特区。而我凭的是能耐，是die Inte/Ligenz！（德语：智力）

那一天我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到邮局，给家里寄钱，献上女儿的至诚孝心。在电汇单上，我显得自豪地用

力地写下：壹仟伍佰元整。

初见里恩

1991年3月中旬的一天，大哥打电话来，告诉我母亲病重住院，于是我决定请假探一次家。春节期间，由于公司有一笔业务与美国一家公司发生纠纷，总经理柯先生带着我和律师飞抵美国的圣路易斯。由于我出色的翻译和外事谈判技巧，为公司挽回了近三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。回国后，柯先生发给我一个红包，里面装的是一张写着我的名字的五万元人民币的现金支票。虽说那时我已不再为钱激动和流泪了，但这毕竟是五万元啊，要知道，我父母辛劳一生，也不曾攒下如此多的钱呀。我暗暗地感谢这个来自新加坡的柯先生的知遇之恩，决心在公司扎下根来，加倍努力地工作。所以，当我向柯先生请假，他笑着说我们的才女可不要一去不复返时，我郑重地说：“我一定会回来的，我向耶和华保证。”

然而现实似乎总是背离人的意愿，我回来后，不得不留下来。母亲患的是肾结核，需要住院慢慢医疗。弟就要高考了，大哥有他的家，连一个陪伴她的人也没有，叫我怎么忍心丢下为我们累得一身病的母亲远走高飞呢？还有一个让我不打算走的原因就是，我在报纸上看到，地区棉纺织厂正投建锦纶分厂，引进了价值1100多万美元的全套西德进口设备，正在高薪招聘翻译。那些条件仿佛是为专门定的：本科以上学历，具备德语和英语的口译和笔

译能力，女性优先。我去应聘时，当我只是用德语、英语作了一番自我介绍，还没来得及说中国话时，一位高个子的德国人就用德语叫了起来：Gerade ist es sie! Gerade ist es sie!（就是她！就是她！）

他一句话，就使我成了这个固定资产有两个多亿人民币、西南最大规模的化纤厂的翻译。他就是德方的首席代表、设备专家约瑟夫·乔·里恩先生。

小鸟与驢

当母亲知道我留在家乡工作时，心里感到格外宽慰，病似乎也好许多。但我心里还是不安，为的是临走前向柯先生的承诺。所以我特地打电话给柯先生，告诉了我的具体情况，并请他原谅我。从话音里，我听出了柯先生的遗憾之情。

从此，我就开始了新的工作，翻译技术资料，翻译文件、合同，参加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，陪同德国专家到车间指导设备安装。

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渐渐对里恩先生有了较全面的了解，同时也喜欢他严谨而不失风趣的个性。公正地说，他是一个可以称得上帅气的人，三十五左右的年纪，一米八的个子，眼睛是那种让人产生朦胧感觉的琥珀色，本是络腮胡的脸颊却随时刮得异常清爽，使他方形的面容极富轮廓。和他一起，原本就瘦弱的我便显得格外矮小。有一次，我随他去车间，已在楼下的他用德语连连直叫 der k/

爱情故事

爱，挣不得一丝习惯，带不得一点强迫。

eine Voge (小鸟)，弦问他叫谁，他的右手呈扇形向外伸开，很是绅士风度，笑盈盈地说：“叫你，难道你没发现自己就像一只可爱的小鸟吗？”

那一天，我感到阳光有着从未有过的明媚、怡人。

更多的时候，里恩表现出的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对日尔曼民族的骄傲。他很讨厌参加中方的会议，并且常常用绝不委婉的方式表露出来。有一次，他被从工作现场叫回来开会时，竟直接了当地问厂方那位筹建指挥长：“你们非得开要喝下很多水才能得出结论的会议吗？”

还有很多的事，在我们看来极为平常，但经过他的眼便截然不同了。比如在安装设备过程中，我们中方的习惯是，不管做没做完，只要下班时间到了，天经地义地就该敲钟吃饭；即便是在中午，也要睡午觉，到上班的时间才又开始工作。而里恩却认为，还有一点就完工的事，为什么不能做完了才下班呢？工期任务紧，中午为什么就非得要午休呢？无论我怎样给他解释，他依然感到不可思议，总是用连串的 No、No、No 和相当有力的手势，来表达他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心情。

于是，我就叫他 das atorrishe Ese/ (德语：犟驴)。他问是什么意思，我便很细很细地解释给他听。他不但生气恼，反而孩子般地大笑起来，指指我，又指指自己，说 OK, OK, 一只小鸟，一头犟驴。

里恩很随意地但显得骄傲地告诉我，他的家在海德堡，有一位非常 schon (漂亮) 的太太，是一所大学的助教；还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，很可爱，还很淘气和调皮。

我心里很高兴里恩告诉我这些，因为照西方的习俗，他这样做，就是把我当作朋友了。

作为翻译，他到哪儿，我都得陪同，也算是借工作之便，游览了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名胜古迹。也就是在这种更为密切的接触中，我不知不觉地对里恩产生了一种依恋之情。因为和他在一起，我就会回到自我的真实之中，可以尽情地把属于自己的天性表现出来，有一种生活得很彻底、很透明的感觉。不像与我们中国人在一起，本来你早就熟悉他了，他却时常让你感到意外和陌生，人与人之间仿佛都有一堵看不见的墙。所以我总觉得，我们中国人真的是活得很累。

虽然我从心里喜欢上了里恩，但我还是极力与他保持着应有的距离。我知道自己还是一个中国人，我更清楚我所处的工作和生活环境。但是，该来临的终究会到来，该发生的迟早会发生。结局我是早就想到的，我只没有想到，会是以那样的一种方式，把我与里恩的灵与肉联结在一起。现在我有时都不免自我反思，我那样做，难道仅仅是出于对西方文化与道德的认同吗？

心碎温泉

那是1991年7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在重庆北培的南温泉，我陪里恩在温泉池里泡了整整两个小时，怡人的泉水弥漫着氤氲之气，使我产生一种飞翔的感觉。就在我上岸准备穿衣服时，里恩竟然大声地朗诵起海涅的情诗

——《美丽的渔家姑娘》：

“美丽的渔家姑娘/请把船靠到岸边来/来和我并肩同坐/拉着手相亲相爱//把头靠近我的心口，别慌得这么厉害/你反正每天并无忧虑/把自己交付给大海……”

我听到他纵情高歌的声音，脸倏地红了，心中竟然像有头小鹿乱跳似的，兴奋、慌乱、激动，在那一瞬间全涌上我的心头。这是多么含蓄而又直接的表达方式啊。同时我很惊讶，精于理工科的他，居然还会大段大段地背诵海涅的诗。就在我心荡春水的时候，一个电话，把我推下了深渊，我的心真是痛苦悲哀得像结冰似的。

电话是母亲打来的，她几乎是哭着在叫喊，说大哥在帮别人建房时，被倒下的大木梁柱砸断了腰，现在在地区医院里，已经有三个多小时了，人还没醒过来。我一听到这消息就止不住地痛哭起来。看到我痛哭流涕的样子，里恩在一旁惊慌得不知所措，只是不停地问，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能帮你点什么吗？那一刻我真是感到累极了，彻身像散了架似的，不由自主地扑在他宽厚的怀里。待心里稍稍平静下来后，我便给他讲起了我的大哥，如何挑起家里的重担，四处打工挣钱，供我和弟弟读书，为母亲治病。

里恩听完我的哭诉后，第一个动作就是紧紧地拥住我的双肩，很诚恳地说，别怕，让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？然后就去找来司机，连夜赶回了南充。

黎明之吻

见到躺在病床上的大哥，已近深夜的十二点了，是里恩陪着我到医院的，其时大哥已做完了急救手术，正深睡着。虽然，哥哥的伤并不是母亲所说的那么严重，要长年躺在床上，但最好的结局，他已是不能做丝毫的体力活了。这对于一个全凭一身力气的农村人来说，无疑是失去了大半个生命，也就是说，他的下半生得让人供养起来。

里恩是不会理解到这一层的，但他真的是从内心感动了我。那一个晚上，我让已显得心力交瘁的母亲与嫂子回家去休息，让我在医院陪大哥，里恩说什么也不肯离去，反复说，让我陪陪你好吗？他总是这样，虽是征询的口气，但我知道，那只不过是他所曾受到的良好教育，让他显得有绅士风度而已；而骨子里透出的，依然是日尔曼民族特有的近乎于固执的自信。他实在是出于诚意，我也不好拒绝，便答应了他。他不时地安慰我说：“我看他能很快站起来的，你说是吗？”他还给我讲了一个很欧式的笑话。

听了他讲的故事我真的笑了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是很羡慕他的妻子了，和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，定然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乐趣的。就在那个晚上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困坐在椅上，感到面前有团黑影，忽地睁开迷糊的眼睛，原来是里恩站在我的面前，满脸虔诚地直盯着我，琥珀色的瞳仁里闪动着为我企盼的爱意与怜惜。我站起来，主动伸出了

手，把脸迎向了他，他很神圣地用柔湿的嘴贴在我的前额，然后用力地噙住了我颤动着渴望的唇……

灿烂落红

到了星期五，在里恩看来又是周末了，虽然这个星期按他的计划是不要加班的，但他似乎还是不愿难得的周末，要他看看几盘影碟就虚度过去的。所以那个晚上我们就近到了市里一家歌舞厅，要了几盘冷点，然后就尽情地跳舞。回到厂里，里恩在我的房间里呆了很久，虽然没有说多少话，我还是从他的眼睛和心不在焉的神态里，洞察到了一个成熟男人的自然渴望。然而我恪守着一个中国女孩在道德上的应有距离，控制住了自己，没让事情比在医院那个晚上有进一步的发展。望着他离去时无可奈何的沮丧背影，我在心里问自己，如果他再“犟”一些，我真的就能把持住自己吗？

第二天中午，我正准备休息，里恩突然敲门进来了。这是他第一次在午休时间到我的屋子。坐下后，他的表情就像在工作台上那样严肃，直盯着我，高高的喉结上下蠕动了好一会，才开了口，没有任何过渡地就说出来了。

“Miss李，怎么办呢，我发现我真是爱上你了，这些天我怎么也睡不安稳，老是在想你，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。”他越说越激动，忽地站了起来，在屋子里边走动边继续说，“也许你认为这很荒唐，我有了妻子，而且我的确非常爱她，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矛盾的，不妨碍我喜欢

你，爱你！对吗？”

我本想那样半明半暗若即若离地，与里恩保持一种柏拉图式的恋情。可他不会这么想，也不会这样做。他所接受的文化教育，使他认为自己的爱是自然的，很落拓。只要有爱，就应该完整、彻底，精神与肉体就应该水乳交融。这似乎还丝毫不影响对她妻子的爱，对家庭的责任。现在他终于赤裸裸地向我表白了，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等我清醒过来时，已与他不着寸缕地散躺在我的床上了。是他，约瑟夫·乔·里恩，这个德国人，使我成熟为女人，使我尝到了告别那种永生难忘的疼痛与快乐……虽然里恩并没有强迫我，但我还是止不住地泪水长流。而当他看到雪白床单上灿烂地印着我生命中的惟一的、珍贵的落红时，他似乎感到很意外，还没退潮的脸上写满了惊讶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又重新紧紧地拥吻着我，爱抚着我……

从那之后，我便打算与里恩保持这种特殊关系，直到他回国。说实话，我很想作他的妻子，但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他不像一些中国男人那样，在这些事上要么贬贱自己的妻子，要么避而不谈。在我面前，他从不隐瞒自己对妻子的牵挂和思念。有一次我们刚欢娱之后，她的妻子打电话过来，问他在干什么。他说我正和一个美丽的中国小姐作爱哩。他的妻子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，他说这是真的，“她跟你一样，我感到非常快乐。”然后就当着我的面说些甜甜蜜蜜的情话。1991年和1992年的圣诞节，他还特地赶回海德堡，与家人团聚。我已习惯